



编者按 “三八”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,本报精选两本女性主题科普图书,愿这份科普力量能让更多人读懂真实的女性世界,为女性的能力正名,为女性的健康护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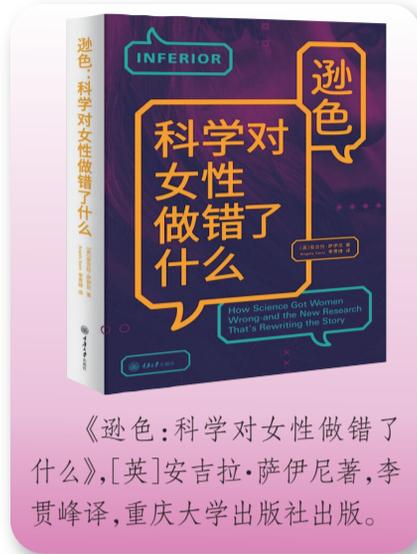
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

□ 安吉拉·萨伊尼

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机构之一,英国皇家学会近300年来唯一长久存在的女性,便是一具保存在学会解剖储藏室中的女性骨骼。一直以来,科学界就倾向于把女性视为“智力低于男性”的群体,这种偏见与歧视,使历史上女性曾长期被科学界“拒之门外”。

直到现在仍有科学家声称,由于两性大脑结构不同,女性在数学等需要系统理解运作机制的学科中,表现通常要比男性差。随着现代心理学与生物学研究的深入,这种荒谬的论调正在被瓦解。

英国神经学家埃莉诺·马圭尔发现,以完美导航能力闻名的伦敦出租车司机,为了精准记忆2.5万条街道和数千个地标,其大脑中用于记忆的海马体大小,发生了显著变化。这个发现帮我们确证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有的想法——人类大脑并非从童年开始一成不变,实际上大脑终生都带有可塑性。



《逊色: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》,[英]安吉拉·萨伊尼著,李贯峰译,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如果高强度的体验和学习会塑造一个人的大脑,那么“作为一个女人生活”的经历也能改变人的大脑吗?英国认知神经科学家吉娜·里彭发现,当神经科学领域的人谈论性别差异时,居然普遍忽视“大脑的可塑性”。而且,影响女性大脑的不仅是学习或创伤经历,社会的态度和期待有着更微妙、持久的影响。

经过持续数十年的对女孩

和男孩的心理测试证实,许多所谓“性别差异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后天的社会文化机制塑造的,而不是先天的生物机制。例如,当父母知道玩建筑类游戏能提升儿童的空间技能,便会选择给男孩买积木玩具而不是洋娃娃,最终由后天塑造的“男性空间认知能力更强”的刻板印象,被曲解为先天性的绝对定论。

以此类推,将人暴露在消极刻板印象之下会损害他们的表现。美国心理学家尼尔·米勒援引的一项颇具争议的研究中发现,如果参加测试的女性被反复提醒“数学能力差”的刻板印象,那么她们真的会在数学测试中表现糟糕。

“你随便拿出两个大脑,它们都会不一样。”以色列神经科学家达芙娜·乔尔在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》上发表的研究中指出,每一个大脑都是独一无二的,那些被刻板认为是男性或女性独有的“兴趣点”,并不专属于某一性别,

原因很简单——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。忽略大脑的可塑性与复杂性,使得许多形而上的大脑性别差异研究充满了错误。

让我们回归源头,令人惊讶的是所有胎儿在生理上最初都是从女性开始发育的。英国纽卡斯尔医院内分泌医学顾问理查德·昆顿研究表示,大约受精卵发育到第七周时,睾丸产生的睾酮开始将胎儿从生理上转变为“男孩”,而另一种荷尔蒙会阻止其长出子宫等其他女性生殖器官。也就是说,我们都曾平等的是一个女孩。

如今让更多女性参与科学,正在用前所未有的力量揭示着人类生命的本质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科学研究不总能告诉我们真相,但当有人开始对以往从未被质疑的问题发问,挑战所谓的“前提”,科学界曾加之于女性的层层“枷锁”,正在被解开。

(作者系英国科学记者、科普作家。本文摘编自《逊色:科学对女性做错了什么》。)

人乳头瘤病毒(HPV)的“真情告白”

□ 谭先杰

我是HPV,中文名叫“人乳头瘤病毒”,是近几年来女性健康领域一个“大腕级”的人物。

我非常自豪的一点是,因为发现我(HPV)与宫颈癌之间存在明确因果关系,一名叫哈拉德·豪森的德国老伯获得了200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但是我要声明,虽然我的家族成员很多,有100多个,但实际上给宫颈造成麻烦的,多半是HPV16和HPV18两个而已,其中HPV16最甚。

至于我是如何缠上您的,很多时候是“天知地知您知我知”。我通常是通过性行为传播,但接触不干净的卫生洁具和用品后,也可能沾染上我。不过不是一沾上我就会得宫颈癌!只有长期地、持续地、高负荷地与我亲密接触,才会引起宫颈癌

前病变和宫颈癌。

据说,40%的女性一生中都与我有过接触,但我通常作为访客出现,停留七八个月后会自动离开。除非您的状态不好(免疫能力下降)、环境适宜(多个性伴、不洁性生活),我才会定居。

至于如何对我进行调查,有几条途径:一是宫颈薄层液基细胞学(TCT)报告单上会提示;二是HPV分型,如报告HPV16、HPV18阳性等;三是杂交捕获的人乳头瘤病毒检查(HC2),除了报阳性之外,还报具体数值(半定量,和HPV的量有一定相关性,但不绝对平行)。目前认为,HPV分型是最好的检测方法。

如果妇科医生发现我缠上了您,您当然会紧张和不快。但是,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这也是一件比较幸运的事情。因为,当

我暴露后,我家族的后续破坏工作多半就做不成了。

如果准备怀孕的女性沾染上我,我建议您还是先把我的“大部队”打发走了之后(HPV值明显降低)再怀孕。潜伏下来的少量人员一般不会影响妊娠结局。

即使我已经给您带来了伤害(如各种类型的宫颈癌前病变),您仍然是可以搞定我的。狂轰滥炸式的攻击(各种针对宫颈病变的物理治疗和锥切)能消灭我的大部分队伍,即所谓“治病即治毒”,留下的残兵一般很难组织有效进攻。而且,您自身的免疫力有可能最终将我请出。

基本可以负责任地说,目前还没有口服药物能对付我。在宫颈局部使用干扰素可能有一定效果。西方国家已经开发了



《话说生命之宫》,谭先杰著,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。

新式武器,即治疗性HPV疫苗,据他们官方发布的消息,效果还是不错的。同时,我国也有可接种的预防性HPV疫苗(主要针对HPV16和HPV18)。

总之,我并非可怕至极,但您的确需要关注我,否则,真的会闹出点儿动静的!

(作者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副主任、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医师。本文摘编自《话说生命之宫》。)